奋进40年 逐梦新征程 漯河建省辖市40周年优秀征文选登

一街承岁月 一桥渡新生

■乌 云

在漯河，老一辈人提起牛行街无不印象深刻。这是载入地方史册、全国闻名的牲畜交易市场之一。1911年，漯河第一家牛行“天顺长”开业，此后各类牛行相继聚集于此，街道便得名为牛行街。鼎盛时期的1935年，街上牛行多达147家，年上市牲畜约80万头，成交约28万头，与安徽界首、贵州花江等地并称全国六大牲畜交易市场。

我的姥爷是遂平县乡下一名以耕种度日的老农。听闻漯河牛行街名气大，牲口能卖出好价钱，他便牵着自家耕牛赶往漯河。路途遥远，他提前一天动身，日暮时分才到，在城里相熟的人家投宿一夜。次日天还未亮，他便牵着牲口匆匆赶往牛行街。这一趟交易寄托着一家人的期盼：牲口卖得顺利，家里一整年的花销便有了着落。

一踏进牛行街，人声鼎沸，牛鸣马嘶此起彼伏。牙纪穿梭在人群中，袖筒里比画着手势议价，各地乡音交织在一起，整条街巷喧嚣沸腾。虽旱天尘土飞扬、雨天泥泞难行，却挡不住豫南各县农户奔赴而来的脚步。1970年，沿街露天交易改为牲畜交易大院。时代不断向前发展，农耕业逐步走向机械化。1985年之后，牛行牲畜生意日渐衰落，后来街道更名为泰山路。我小时候就在泰山南路小学（现已是源汇区实验小学）念书，母亲在送我上学的路上常常念叨老一辈一路走来的故事。为留住城市集体记忆，2007年，“牛行街”这一老名字正式恢复，百年老街的根脉得以留存。

跟随着进城打工的时代潮流，我们举家搬迁到漯河。那时我才六七岁，父母在丁湾村做水果小买卖。因在泰山路上学，我每日需要从人民路澧河桥（丁湾桥）往返。丁湾村人世代以磨豆腐为生，村中豆腐作坊户户相连。我有几个关系要好的同学，家里至今还保留着磨豆腐的手艺。小时候我总跑到同学家中玩耍，看石磨转动、豆浆流淌，等那一方方嫩白的豆腐新鲜出锅。家长既心疼豆腐要换家用，也不忍心孩子们眼巴巴地望着，总会舀一碗老式豆浆分给我们解馋，说喝它可去火消食。老式豆浆和现在专门用豆浆机打出来的白豆浆不一样，水是酱黄水，一股子烟熏火燎的味道，加点儿白糖一搅，又有不一样的感觉。

闲暇时，我常蹲在河堤边听饭后聚在一起的乡亲唠陈年旧事。在人民路澧河桥（丁湾桥）修建之前，过河卖豆腐的人要挑着沉甸甸的豆腐担子赶到丁湾渡口坐木船渡河。一般渡河一趟的船票为五分钱，挑豆腐担子带货太多，还要再多补几分钱。艄公竹篙一点，木船缓缓而行，一船豆腐、村民、农具，摇摇晃晃驶向对岸。往返时若逢澧河涨水，渡河要耗费大半晌。遇上汛期，水流湍急，摆渡便多了几分凶险，卖豆腐的乡亲只能等水势回落再冒险渡河谋生。1991年丁湾桥正式通车，木船才退出历史舞台。交通便利了，各种生意逐渐兴起，家家户户的日子也好了起来，丁湾村以前的破瓦烂房渐渐变成一排排二层小平房。

岁月流转，城市车辆人流日渐增多，老丁湾桥渐渐不堪重负，经历加固修缮，又迎来拆除重建。2025年新桥建成，双向多车道横跨澧河，桥闸一体，兼具通行与防洪功能。傍晚，我常和家人漫步新桥，脑海里总会浮现出老丁湾桥的旧日模样：两侧人行道高出桥面，车辆行驶在中间路面。小时候没有空调的夏夜，后半夜的风凉凉地刮过桥面，很多人拉个草席或板凳乘凉，河风阵阵，清凉舒爽，是一代人珍贵的生活记忆。

四十年栉风沐雨，从牛行街的牲畜集市到食品名城的产业兴旺，从丁湾渡口五分钱的木船摆渡到大桥飞架澧河之上。一条老街，一座桥梁，一户寻常人家，都是时代的见证者。牛行街留住城市过往的根脉，丁湾桥架起奔赴远方的通途，无数如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扎根沙澧之畔，脚踏实地，默默耕耘，汇聚成城市飞速发展的磅礴力量。

落 叶（组诗）

■赵根蒂

一

梧桐
捧着那么多稿纸
每张都那么大
对于秋天
它得
多有发言权啊

二

纷纷扬扬
落在树下的轿车上
落叶，暂不归根
也不是坏事

落幕之前
不知道有多少叶子
都想搭上顺风车
到外面去看看

三

青葱时
不曾雨打风吹去
现在
秋天一声叹息
就让它飘然而下

四

有些叶子
夏天就开始落了
大部分是在秋天落的
但也不是一下子落完
天天落，天天扫
个别叶子，到了雪花飘飘时
才落了下来

二奶奶近百岁了
仍精神矍铄，还没有落



碧水云影

本报记者 郭勇睿 摄于西城区澺溪湿地公园

心灵 漫笔

秋实记

■陈思盈

秋天是四季里最厚重的篇章。我素来偏爱豫中平原上按时成熟的柿子、南瓜、山药、红薯、芋头，还有芝麻、玉米、大豆、花生等。它们都是土里长出来的本分吃食，顺着节气生长，吸纳春风夏雨，再经秋阳慢慢淬炼，褪去一身青涩，沉淀出扎实的甘甜。

家乡漯河处于豫中平原，地势平展开阔，土壤疏松透气，加上四季分明的气候，孕育出来的秋实自带着中原土地的敦厚。

一入秋，乡下田野就慢慢换了颜色。盛夏的浓绿一点点褪下去，田垄间铺展开浅黄、橙红、褐黄，层层叠叠。风扫过庄稼地，庄稼就一天天往熟里走。每次回李集老家，总会经过大片的田野。我喜欢把车停在路边，沿着田间小路慢慢走一会儿，拍拍照，录个视频。

最先入眼的往往是成片的玉米地。在中原农村，玉米是秋天里分量最重的庄稼，几乎家家都要种上几亩。入秋之后，玉米秆由青转黄，棒子顶上的红须慢慢干枯，这就是熟透了。

早些年，人们收玉米全靠手掰，天不亮就下地。玉米叶子边缘锋利，蹭在胳膊上又痒又疼。掰回来的玉米棒子拉回院里，摊在地上或运到房顶晾晒。有的剥去外层老皮，留下里面的嫩叶，把叶子拧成一股，一穗接一穗地编起来，挂在房檐、树上或院墙上，太阳一照，满院子都是丰收的景色。

玉米晒干后，人们会挑出一大部分卖掉，一小部分磨成玉米糁、玉米面，作为青黄不接时的口粮。我最爱母亲用粗玉米糁熬粥：切几块老南瓜丢进锅里，小火慢熬，熬到表面浮起一层厚厚的米油，稠乎乎的，自带清甜。细玉米面可以烙发面饼子，配上自家晒的酱豆，我们都抢着吃。

玉米地旁边多半就是花生地。花生藏在泥土里，收成好坏要等拔秧那一刻才见分晓。小时候跟着大人到地里收花生，就是去混个嘴馋。收完花生回到家，把刚拔出来的鲜花生洗干净，放进铁锅，添上水，撒上盐、花椒、八角，大火煮熟，也算是对辛苦劳作的人们的一份犒劳了。晒干的花生吃法就更多。剥出花生米，用油一炸，撒点盐粒或椒盐，焦香酥脆，待客、下酒都合适。晒干的花生更多的是被拉到油坊榨花生油。一到秋收，村里油坊天天都很热闹。花生倒进机器，清亮的油顺着槽子慢慢流出来，装进油桶。一户人家榨上一桶，省着吃，能吃上大半年。榨完油剩下的花生饼是上好的底肥。尤其是来年家里种西瓜和小白瓜的，施了这样的底肥，结的瓜一定很甜。

田埂边，不少人家会种一小片芝麻。芝麻秆高挑，一节一节往上长，开细碎的小白花，花落之后结出狭长的蒴果。老话讲“芝麻开花节节高”，乡下人都觉得它象征着吉利。收芝麻要格外小心，蒴果快要开裂时，动作不能猛，稍不留神，乌黑的籽就撒进土里捡不回来。印象中，父亲和母亲收割芝麻时总要带一张很大的油毡布。每割下来一把芝麻，他们就用手里的镰刀将芝麻秆头朝下拍几下，那些熟透的芝麻便落在毡布上。芝麻收割完，秆子被扎成小捆儿拉回去，靠在墙根继续晾；等蒴果全部炸开，再铺一块毡布在地上，拎着芝麻捆儿轻轻敲打，芝麻粒就纷纷往下落。

小时候冬天受凉我总咳嗽不止，母亲就会给我做红糖炒芝麻。她抓几把芝麻，用簸箕把杂质簸掉。锅里放点儿油，微热后加几勺红糖炒成糖汁儿，再放入芝麻小火慢炒。这种火候最不容易控制，一不小心就炒煳了，但我还是爱吃，因为很甜。还有好吃的芝麻盐。锅烧微热，直接把干净的芝麻放进去快速翻炒。待芝麻微微鼓起、香气飘满一屋子时赶紧盛出来。抓一小撮放进嘴里嚼，满口焦香。把炒好的芝麻碾碎，拌上细盐，就是芝麻盐。吃蒜面条时放点芝麻盐，简直绝配。

黄豆在乡下几乎是万能的。泡发磨豆浆、生豆芽、炖肉，最重要的是做豆腐。秋收之后，村里豆腐坊天天开工，泡豆、磨浆、滤渣、点卤，一锅白嫩嫩的豆腐就成了。刚出锅的热豆腐，浇上蒜汁辣椒，鲜得人放不下碗。豆渣也不浪费，拉回家喂猪喂鸡。老辈人种地过日子讲究物尽其用，地里收回来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多余的。

下霜之前，红薯藤铺得满地都是，绿得汹涌，密密盖住地皮。一入深秋，浓绿褪淡，叶片边缘染上一层酱紫色。这时候，藤下的泥土也似乎微微鼓起来，有的还裂开细缝，底下藏着一个个红薯，就等着人来刨了。不过，不到下霜，人们一般不会去刨红薯。经历过霜冻的红薯甜味才足，淀粉也更多。

老家盛产红薯，手工红薯粉条更是远近有名。老一辈偏爱红皮白心的老红薯，淀粉足，薯肉紧实，做出的粉条筋道耐煮、久炖不烂，自带红薯淡淡的甜气。

秋深叶子落尽，枝上挂满柿子。几场秋风过后，柿子全部红透，像一盏盏小红灯笼，衬得天格外蓝。我最爱磨盘柿，样子敦实，虽看着不起眼，但外皮薄得像蝉翼，轻轻剥开，汁水如蜜甜。早些年邻里之间柿子熟了互相送，不说客套话，就是秋天的心意。

我们这里种的南瓜不是市面上常见的圆南瓜，而是长条南瓜。在我的老家，除了专门的菜农，人们不会特意开一块地种南瓜。房前屋后的空地、地头边角，随手丢几粒南瓜籽儿，很快就能爬满一大片秧苗，一棵秧能结好多南瓜。嫩南瓜带着青皮，切丝配辣椒爆炒，鲜爽可口；南瓜丝拌蒜面条是本地人最爱的吃法。老南瓜放久了越发敦实，蒸南瓜、煮南瓜粥、烙南瓜饼，都带着自然的甜香。

记得林语堂先生说过：“大自然本身始终是一间疗养院。”秋天的大地就是最好的印证：不疾不徐，把春夏攒下的力气全都化作这些朴素吃食。小时候跟着大人下地，总爱在田埂上寻些零嘴。刚拔出来的花生搓掉泥土生吃，清甜水润；地里掰个嫩玉米，架在柴火上烤，焦香扑鼻；顺手扒开土块摸一块小红薯，蹭掉泥土直接啃，脆生生的。那时哪懂什么节气，只知道秋天有收不完的庄稼，更有吃不完的好东西。

秋实无言，到时候就成熟，不急着争先，顺着时节慢慢蓄力。人这一辈子，大约也该像这些庄稼果子，沉下心扎根，慢慢积攒力气，时辰到了，自然结出属于自己的果实。

挚爱 亲情

牵 手

■朱朝霞

小时候，我很崇拜父亲，他在我心中分量很重。这份崇拜，不是因为他高大，而是在那些清苦岁月里，他为我们点亮了一盏灯，也让我很早便懂得：一个人的成长，离不开长辈的言传身教。

我的父母都是教师。那时我们一家生活在乡下，条件艰苦，除了很久才能看上一场电影，几乎没有别的精神生活。每到夜晚或闲暇，父亲便把我们从院里唤到灯下，讲外面的世界，讲做人的道理，讲为人处世的标准。我们围坐在他身边听得入神，许多朴素的道理就在那样的夜晚悄悄在我心里扎下了根。

童年记忆里，我最盼望放暑假。因为放假后父亲会带我们兄妹进城玩。在那个年代，进城是一件很奢侈的事，也是我最快乐的事。到了城里，眼前的一切都那么新鲜，我们看什么都觉得稀奇。父亲怕我们走散，总是牵着我们的手，带我们逛大街、看商店，偶尔买些平时很少吃到的小零食。回去之后，我总能回忆上好一阵。

现在我才懂，父亲牵着我穿过街市人潮的手，原来就是童年最安稳的依靠。如今，我牵着父亲的手，想给他同样的安稳，就像他当年牵着我一样。这种角色的互换并不是哪一天突然发生的，而是在我一次次回望时，才慢慢被察觉的。总以为自己还是那个被父亲呵护的小女孩，却不知从何时起，我早已长大成人并为人母。

岁月不居，时光如流。过去身姿挺拔的父亲，如今已步履蹒跚；过去被父亲照顾的小女孩，如今成了他行走时的“拐杖”。每次陪父亲外出，我都会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他，情不自禁地握紧他的手，并下意识放慢脚步跟着他的节奏走，生怕他被绊倒。那一刻，我恍惚觉得时光倒流：不是我牵着父亲前行，而是父亲牵着我前行，牵着我回到童年时代。手还是那双手，只是牵手的方向变了，而这手心里的温度，一直没有变。

这份温度，不仅来自走路时的搀扶，也来自我与父亲一次次坐下来说话的时光。人们如今常用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来表达对新婚夫妇的美好祝福，但我觉得，这句话用在父女之间也不为过。爱人是婚后与我朝夕相伴的人，而父亲则是从我一出生就陪伴我、守护我的人。尽管结婚之后和父亲团聚的时间少了，但每次我有烦恼，总会回到他身边倾诉。父亲总是耐心听我说完，不急着打断，也不简单粗暴地批评，而是帮我分析哪些地方做得还不够好，并给我一些中肯的建议。我握着他的手，能摸到掌心的老茧和手背上凸起的青筋；他反过来轻拍我的手背，像小时候哄我那样。所以，父亲不仅给了我生命，还是我人生路上的良师益友。

父亲教给我的，不仅是遇到事怎么想，还让我知道，无论走多远，身后总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。也正是在这样的陪伴中，我越来越懂得什么是家、家在哪里。每次离家，父亲总要送我到门口，我也总会多握一握他的手，说一声“过几天还回来”。那一握，像把童年接回了手心，也像把牵挂轻轻放进他的掌心。

人间重晚晴。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能一直牵着父亲的手，陪他聊天、散步，就像小时候他牵着我的手一样，慢慢走，一直走下去。

别样 情怀

一树木瓜满院香

■侯世民

一场秋雨过后，总有些熟透的木瓜经受不住风雨，“咚”一声从树上落下砸在地上，裂开一道小口，淡淡的香气便顺着裂口钻出来，在院子里悄悄弥漫。

这棵有些年头的木瓜树就静静地立在我家后院的墙根下。它的树干不算粗壮，表皮爬满了深浅不一的纹路，像老者的脸颊。它沉默不语，年年岁岁守着小院一角。如果不是有木瓜果的存在，恐怕早已无人记起这棵树。

尽管如此，它并不寂寞。每到秋天，枝丫上便缀满了木瓜，从青嫩的浅绿慢慢变成金黄色，圆滚滚的果子挂在枝头，风一吹就轻轻摇晃，煞是好看。

前几年，后院的冬青丛里，除了这棵木瓜树，还挤着两棵香椿树。没有人说得清它们的来历。不知怎的，其中一棵香椿树突然枯了，剩下的那棵枝叶反倒长得愈发稠密，层层叠叠的叶片像把大伞，把本该属于木瓜树的阳光遮得严严实实。再这么下去，来年怕是看不到木瓜了。

碰巧有一天，院子里有园林工人来修剪塔松，锯子“嗡嗡”响着。我赶紧过去跟他们说起香椿树遮光的事。后来，师傅帮忙处理了那棵香椿树，后院一角一下子敞亮了许多。原以为锯掉香椿树就完事了，可到了第二年，树根周围竟冒出了不少香椿芽。我赶紧找来工具，蹲在地上一根根除掉。第二年春天，又有新芽冒出来，我还是照样除掉。就这样坚持了三年，终于再也没有香椿芽冒头了。也是从那时起，木瓜树渐渐恢复了生机：之前被香椿树枝压得变了形的枝丫慢慢舒展开来，连之前被掉落的香椿枝砸裂的那根主枝也重新长出了新叶，看着格外有精神。

让我欣慰的是，小外孙每次来，最惦记的就是摘木瓜。我想，采摘大概就是孩子最大的乐趣。我特意找了根伸缩竿，竿头装上专门购买的小果兜。摘木瓜时，小外孙就站在旁边，仰着小脸盯着枝头的果子，嘴里不停念叨：“姥爷，摘那个最大的！”我用长竿把木瓜卡进果兜里，一拧、一拉，果子就落进网兜。我把长竿放下来，他就赶紧跑过去，小心翼翼地把果子从网兜里拿出来，捧在手里像得了宝贝似的。

后来，枝头的木瓜日渐减少。有一天我下班回家，看见邻居一家三口正在树下拿着我的长竿摘木瓜。小女孩踮着脚尖站在院墙上，身子晃来晃去，看着让人捏把汗。我赶紧走过去，劝他们下来，想帮他们摘几个。他们有些不好意思，摆摆手说不用了。

我接过长竿准备回家，正好碰上看管车棚的大娘。我问：“要木瓜吗？”她说：“行，给我摘两个。”我笑着说：“我摘几个您自己挑，捡大个儿的拿。”大娘一听乐了：“那我来帮你收，你摘我装。”我用竿子采摘，她就站在下面接，不一会儿就摘了满满一袋子。我说：“不摘了，让它们再挂几天。”大娘却劝我：“你不摘，过两天准被别人摘了，到时候一个都剩不下。”我笑着说：“摘就摘吧，这木瓜的香气，大家都能沾沾也挺好嘛。”

《诗经》里说：“投我以木瓜，报之以琼琚。”古人用木瓜传递情意，还盼着对方能有所回报。可我总觉得，留几个木瓜给路过的人或是分给邻居，不必想着回报。这样的分享本身就让人舒心。正如这棵木瓜树，不仅结出了甜香的果子，还让院子里多了些热闹，也多了些人情味儿。这就足够了。

印刷单位：漯河日报社印刷厂 地址：漯河市黄河路东段东兴电子产业园 广告办理:3132295 3117189 广告经营许可:4111004000038 零售价:2元 手机报订阅方式:发送lhsjb到10658300（3元/月）